

再生 情緣



一位癌症病人的生命告白



楊
牧
谷
著

增修版

再生情緣

作者：楊牧谷
責任編輯：楊熙楠

出版及發行：卓越書樓
香港九龍中央郵政信箱71618號
電話：(852) 2387 3889
傳真：(852) 2361 0909
電郵：excell@asiaonline.net

初版：一九九三年
增修版：一九九七年五月
©1993版權所有·不得翻印

New Life Passion

Author: *Dr. Arnold Yeung*
Editor: *Daniel Yeung*

Publisher &
Distributor: *Excellence Book House*
P.O.Box 71618,
Kowloon Central Post Office,
Hong Kong.
Tel: (852) 2387 3889
Fax: (852) 2361 0909
E-mail: excell@asiaonline.net

First Edition: 1993
Revised Edition: May, 1997
© 1993 All Rights Reserved
ISBN: 962-349-23-1 Cat. No.: EXB 502

賞週系列

再生 情緣

I267
961

楊
牧
谷



著

一位癌症病人的生命告白

增修版

錄

下篇

- 十五、洞破撒旦的詭計
- 十六、勝過撒旦的詭計
- 十七、儒家對苦難的了解
- 十八、道、佛對苦難的了解
- 十九、宗教界的三個模式
- 二十、神哲之旅
- 廿一、一個評估
- 廿二、苦難的操練

- 一、癌細胞不是無所不能的
- 二、警號響起來了
- 三、你需要知多些
- 四、不痛的體外放射
- 五、痛死人的體內放射
- 六、衣、食、住、行
- 七、假如你想幫忙

錄

兩種譯本

一、個人哀歌的認識與欣賞

二、經文解釋

三、現代意義

結論

附篇

一、苦難世界

二、一帖藥方

跋

增修版跋

一點回應

唐佑之博士

梁家麟博士

張千玉女士

自序

療養的日子是一趟再生旅程，生理的改變不必一一細說，心理的改變叫我驚訝，而此種改變是從接受放射治療之前的檢查便開始的。

那時我發現自己對「生」有一種說不出的崇敬，不是因為自己怕死戀生而有的崇敬，乃是看見病友那種坦然踏實地承擔人生苦難而來的，特別是一班勞苦大眾。

平日我知道他們的存在，是透過報紙和電視的；今日我握着他們的手，與他們坐在候診室三、四小時，談着一些很深入的問題，有時放懷大笑，有時黯然淚滴。姑娘叫着他們的名字，就立刻站起來，揩一揩眼角就昂首進入直線加速器治療室，就好像在茶樓輪候，突然給叫到自己號碼時的興奮。

他們沒有埋怨，甚至不訴苦，永遠是那樣平靜地承受一切。有時淚流在他們黝黑粗糙的臉上，就叫我想起雨水洒在田中耕作的農夫身上，抹一抹就可以再來過。在他們的身上我觸摸到生命的真實、深潛和神聖，叫人肅然起敬，霍然有悟。

這種領悟跟反省而悟，或讀書而悟，是全然不同的；它很直接，很具體，因為他們就是那樣活生生地坐在我的面前，哲學的領悟從來沒有這種味道。然後我發覺自己每天都自然地提早一點到醫院，接受治療後也會逗留得久一點才離去；我好像追補昔日在觀念世界失落了的东西——發現自己對「生」有一份深層的崇敬和新鮮的好奇，就是這樣來的；書題用的「再生」，起碼有一大半是指此而言。

人與觀念接觸，並由此而生出的會通，是生不出情來的；與人接觸，常有感應，並且珍惜這份關係，我稱之為「情緣」。它是一種叫人珍惜、念念不忘的關係；這跟流行文化那種事事推諉於外力的「緣」沒有關係。這趟治病給我最寶貴的啟迪，就是領悟情緣的重要性。它重要到一地步是足以叫我重整日後的目標和路向；我相信這場病是我生命中一個里程碑，病癒後的生活與工作都屬於新的一頁，而新的階段我願意以人為工作的對象，不僅是觀念與文字。

決定把這個階段的感受記錄下來的原因，起碼有一部分是出於憤怒，憤怒於撒旦弄人，屢用其極。我想這種憤怒之情到第三篇仍可感受得到；第四篇開始就平靜下來，因為那時我已知道撒旦是必然失敗的。不是我的能力足以打敗撒旦，只是神喜歡用我的軟弱來擊敗牠。

我對神的一個恆久讚嘆乃是：祂是一個能把人的失敗改變為成就祂旨意的媒介。也許是這個緣故，保羅喜歡誇口自己的軟弱，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」（哥林多後書十二章九節；另參十一章三十節）。

本書上下兩輯都是祂的能力覆庇我之軟弱的結果。

上篇的寫作相當辛苦。那時的身體非常虛弱，精神萎頓，加上九三年初香港遇上連續不斷的寒流襲港，冷的日子又長又難受；但我逼自己每天都要寫一點，不能躺在床上便由日出躺到日落。寫作的過程其實就是反省與掙扎的過程，就算每天只能做一點點，總好過荒廢放棄。我對自己說，絕不能容讓撒旦有半點工作的空間，不容許牠撒下懷疑或沮喪的種籽在我裏面。簡言之，不容許牠有成功的可能。

寫好了前三篇，一直覺得應該寫得更好，卻是修改無力，便戰戰兢兢地把第一篇傳真給《時代論壇》；就像第一次投稿的心情，不見他們來電聯絡，也未見刊出，那時就有被「投籃」的感覺。

想不到刊出後反應不錯，從港內從港外，從中國從外國，慰問與打氣的信不斷寄來，除了認識的與不認識的朋友外，最特別的是那些與我患着同樣疾病的人，他們表示

很得幫助——他們成了我下筆的對象，我對自己說，要為他們而寫。

於是有系統地再思重組一連串的問題：疾病對人的家庭、事業、理想、生活有甚麼影響？在甚麼都不能作的日子裏，我可以作甚麼？神如何還在我身旁？在苦難裏頭真的可以積極地生活嗎？假如這是最後一天，我會怎樣度過？如何面對死亡？如何活下去？說這是一場屬靈的戰爭可有甚麼實際的意義？到最後一部分，我決定嘗試窺探中國儒道佛是怎樣面對苦難的問題，宗教界和基督教神學又是朝哪個方向努力，然後嘗試提出一個中國基督徒在苦難問題可以走的路。這便是上篇寫作的背景。

這趟火之旅可能是頗長，有些文章亦過了《時代論壇》能容忍的限度，因此上篇二十二篇文章中，論壇只能登了約三分之一左右。好些過長文章都要勞煩劉潔玲小姐刪改，她每次來電都是歉意連連，她不知道我對她的歉意更大。

下篇也只有一部分是在《壹週刊》上刊過。寫這輯文章的目的是記錄療養過程中一些實際有用的資料，因此與第一輯的反省性不一樣，它是資訊性的。

嚴酷像癌症的，一定會在病人中間衍生許多恐懼，和由恐懼而產生的迷信。加上一個公共醫療工作負荷過重，醫生少與病人溝通的傳統下，癌症病人通常要忍受許多由

無知而造成的痛苦。倘若再加上街坊流傳的板方，癌病人就受害更深了。舉例說，勞工階層知道患上癌症，很多人會信一些中國草藥的奇效，或是自己買來煎服，或是上大陸求醫，結果徒然浪費時間，使病情加深。寫下篇的目的就是想把癌症及醫治的一些實際資料傳開去。

此輯討論的問題是可自成一組的，由怎樣及早偵知癌細胞的存在，到醫生會採用的檢查，及後來用的傳統三種治癌方法開始，到在療養期要注意的衣、食、住、行，可預期的後遺症，以至病人和病人家屬要怎樣做才會發揮最大的幫助效益。最後一部分是指出新的治癌方法為甚麼會是更有效和更少痛苦，那就是免疫療法：我們可以作甚麼來加強自己的免疫系統？又怎樣建立一種免癌的生活方式？

這部分文章適合大部分的癌症病人，可以留案待查。教牧人員以此來幫助患癌的會友亦是適切的。

最後要說的是附篇。第一篇是患病期間唯一一次應邀主持的公開演講，是為「饑饉三十」做的；其取向是世界性的，本書沒有這類文章，故收在裏面，聊備一格。

第二篇最叫我作難，它是一帖藥方，叫做「埋癌散」，本來不適合出現在像《再生

情緣》一類的書上。但實情是這樣：它的確能幫助病人在治療期間減低痛苦，好多人試過都見奇效，包括要動手術的和打抗癌針的。介紹此藥方給我的是一個資深的醫療人員，她對我說，以她所見有服此藥的病人比較能輕鬆一點應付治療的過程，我自己試過就知道真是如此。

對中藥略有認識的都知道，藥方內多是珍貴中藥，因此要到可靠的老字號藥房購買。要預訂，需時約一個月；價錢呢？在九二年尾是二千四百元港幣，共九十包，可吃三個月，約是治癌所需的時間。

信心加上一點忍耐，我深信癌細胞就失掉它的存活空間了。

楊牧谷

一九九三年春

增修版序——續期的書

九二年冬，活組織檢查證實我患了鼻咽癌。

九三年夏，所有的治療都完成了，我把整個患病與醫治的過程都寫下，目的是希望以後來的病人不必忍受那種無知無助的折磨。在《再生情緣》的〈跋〉，我這樣寫着：「過去半年的路，現在應該來個了結，因為新的路已然展開，我已作好準備，再上路。」

我的確看到了新路，並且在上面走着。一班同工與我開始了「21課程」和「道場」的工作，每天六時多我就上班去，主持兩個辦公室的的工作，結束了幾十年起床就到書房的工作模式。有時下班後，路上遇上風吹雨打或人潮車潮，我便對妻戲言：「晚節不保，再墮塵網。」

我哪裏知道能「再墮塵網」是一種福氣？

能上班是一種自由，也是一種氣力的表現。九六年六月，我第一次感到上班的自由與氣力都不是必然的，人生有太多不定的因素會來個中斷；若不能重返，那就是個了

斷。

九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是我返醫院作例行內窺鏡檢查的日子，一直用心照顧我的鄧傳儒醫生親自給我噴麻藥。這一次麻藥分量足夠，因此內窺鏡進入鼻道時全沒困難，我則密切留意他的面部表情。不一會，我希望不會出現的面部表情出現了——鄧醫生皺着眉頭，對我說：「有些東西長了出來，要做活組織檢查。」取活組織時，他讓我看電視熒幕，我看到一隻像磨菇大小的東西長在左邊的咽壁。

鄧醫生拍了照片存案。因為鏡頭取拍的角度不同，照片上看到的是一隻像浸發了的乾貝（「江瑤柱」），多過像磨菇的東西。鄧醫生安慰我說，以他的經驗判斷，這不像癌病復發。無論怎樣，留待活組織化驗報告才作判斷是聰明的。

坦白說，那兩個星期我很難過，像個剛出獄又要等再判罪的人，日子過得無奈又無言。

七月十一日回醫院看報告，報告說活組織樣本沒有癌細胞的蹤跡。我與秀嫻都高興得很，我不斷說自己像一本從圖書館借來的書，本已到期歸還，館長卻對我特別寬容，讓我可以「續期」（renew）。我就是一本續期的書。

但我心底有幾個不解的問題：

「這隻『浸發的乾貝』到底是甚麼東西來的？若說是傷口復原時多長出來的息肉，為甚麼息肉會是有邊界的乾貝模樣？不像一般息肉是半圓的覆蓋着傷疤？」

「若是息肉，為甚麼不是停止電療後一年左右長出來，卻是超過三年後才長出來？三年剛是鼻咽癌最高的復發期，三年過後，復發的曲線急速下降，然後一直是保持在低發率的水平。我的息肉為甚麼會在三年後才長出來？」

還有，我上一次的癌腫瘤是長在右邊的咽壁，現在這隻乾貝為甚麼會長在左邊？我真的有不少的為甚麼。

九六年七月卻不是一個可以問許多問題的時候。整個夏天，我要用七週時間在六個城市工作，把「21課程」和「道場」的工作帶到東南亞、美加和歐洲。在第一站的台灣和最後一站的愛民頓，還要講許多次長的道（九十分鐘長）。但在整個夏天的工作期間，我都對自己說：「借來的時間，續期的異象。」

*

*

*

也許到了最後一站愛民頓，我的精力消耗得實在快，那邊的弟兄姊妹很擔心我的健

康。愛民頓的癌腫研究做得很好，有一間癌腫中心除了有最先進的儀器和資深的研究員外，中心的佈置不像醫院，乃像高級的酒店，在那裏工作的員工也是非常友善。負責安排我在當地教會主領神學講座及培靈會的籌委會主席潘弟兄，與當地一個腫瘤學家盧洪恩醫生作了特別安排，要我翌日就做核磁共振掃描（MRI scan），盧醫生還說會親自向我解釋結果。

報告出來了，結論是：「我們有足夠證據顯明這是一種癌腫復發。」盧醫生不同意這結論，認為結語太強。他認為掃描顯示的資料只能說是「一半一半」，意思就是說，顯示的資料可以說是復發，也可以說不是。

我問他若是復發，醫生會怎樣醫治？

他只告訴我復發的療程會比第一次辛苦，因為「那地方的細胞是有記憶的，幾年來它受過的攪擾會成為一種累積性的反撲勢力」。他還加上：「這一次癌細胞很可能會向後退而進入頭顱骨，使骨腐壞，醫生便要將腐骨刮出來」。

回到香港，我把MRI scan的膠片及報告拿給主診醫生看。他仔細看完，便安排我做電腦掃描（CT scan）。

在候診室，我看見幾個面形給癌腫摧毀得十分恐怖的病人，兩個病人的左臉掛着巨

大的腫瘤，眼睛已經沒有了，腫瘤的外皮是血紅欲破。另一個大概是右臉做過手術，顴骨沒有了，形成一個下陷的大洞；右眼最古怪，它是低於鼻樑近一寸，仍然有眼瞼，好像還包着一顆會動的眼珠，模樣很可怕。他本來坐在我的旁邊，我沒辦法逼自己跟他說話，就帶着逃避的心起身離座，但內心有一份自疚及不安。

我問自己：「假如再發怎麼辦？」「像他那樣怎麼辦？」

真的，假如再發怎辦？結果會像他們那樣嗎？這是九六年夏天一直存在心底的問題；候診室病人的臉容叫我無法再躲避。我相信也是經過第一次治療的癌病人常會問自己的問題。

明天我要到醫院看電腦掃描的報告，今天的心情又回復那種焦慮的煎熬。我決定要修訂《再生情緣》，多加一欄去探討這問題：假如癌病復發怎辦？

*

*

*

今天鄧醫生肯定地告訴我：那不是復發，只是一種息肉，且是經幾個醫生一起研究後而有的結論。

愛民頓的報告說是復發，且說是有足夠的證據。
香港醫生說不是。

我接受香港醫生的結論，這與地域感情無關，與貪生怕死更無關。簡單說來，它只是一種生存策略，不錯，是一種應付「假如舊病復發要怎麼樣」的策略。

再墮塵網後，工作的性質及方向都有很大的改變，簡而言之，能專心讀書及寫作的時間少了，有時不無惋惜之意。但有一點是沒改變的，就是輔導病人仍佔了我工作優先表的上項。有病人想跟我談話，我就會放下工作——無論那工作是讀書、寫作或開會，我感覺上帝很喜歡我這樣調動。

也許是自己敏感了，也許是基於實際的需要，自六月起，來找我輔導的病人很多都是癌病復發的，今天有些還已經返回天家了。

癌病復發或懷疑是復發，對病人及家屬而言，無疑都是晴天霹靂。雖然自第一次病發起，病人的天也不會晴到那裏去，但再發消息的霹靂感是絕對真實的，因為病人一定收集了不少「再發就不妙」的資料。

再發當然不妙，但等於絕望，因此只能坐以待斃嗎？接受輔導的病人不少是抱這種態度。在開始輔導同一個病人時，是有足夠資料鼓勵他不要放棄，但多幾次輔導，就需